

孙中山全集

革命的先行者

孙中山



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

陈琳◎著

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孙中山全集

陈琳 著

中



广东教育出版社

第十九章

1

听见吹打喧闹声,林觉民、喻培伦、黄扶庸都从机关里跑出来看热闹。

人们见林君复竟然扮成新郎官巧妙运武器进城,都称赞他有办法,林觉民打了他一拳,说:“你占大便宜了,拐来个这么漂亮的新娘子,是真是假呀?”

扮娘黄文干说:“占什么便宜?肖世冰本来就是林君复的未婚妻呀。”

新娘下轿,揭去盖头,果然是个十分漂亮的女孩,黄兴问:“这新娘真是你的未婚妻吗?”

林君复说:“这是我表妹肖世冰。”又指指另外几个伴娘,说:“这是我妹妹林寿华、表妹黄文干。”

黄兴说:“大家辛苦了,快把礼箱抬进去。”

林觉民说:“弄假成真算,咱们也跟着喝杯喜酒,双喜临门呀。”

肖世冰不好意思了,早已三下五除二地脱去了新人装,跑到屋里去了。

人们急忙把嫁妆箱子抬了进去。

箱子摆了一地,嫁妆全扔了出来,箱子都是有夹层的,撬开来,里面满是武器。

人们欢呼起来。

黄兴拍了林君复的肩头一下,说,“你立了头功。不知这娶亲是不是真的呀?”。他有意看了“新娘”一眼,他故意又一次提起这个话题。

林君复说:“半真半假。”

他妹妹林寿华说:“他们本来是要明年办的;今年是我哥的本历年,不吉利。”

“什么本历年不吉利!”黄兴爽朗地大笑,“对革命者来说,哪一天都吉利。今天就是正式办了,有这么多人证婚,大吉大利!”

众人欢呼起来。

林君复与新娘对视了一眼,新娘羞涩地垂下了头。林君复知道黄兴是有意要成全他们,便也没有反对。

就在这时,情况有变,晚饭后林君复带人出去分发武器时,一个在新军里活动的党人要他带信给黄兴,起义的消息走漏了。

林君复去找了赵声,赵声正要过香港那面去。赵声也闻到了风声,他让林君复马上向黄兴通报,虽然黄兴是领导起义的副手,但就他在党内的权威地位来说,他是代表孙中山组织这次起义的实际最高统帅。

黄兴正在密室里伏在地图上研究进攻路线,突然林君复来了:“不好了,赵总司令让我来告诉你,新军那里出事了。”

黄兴问:“什么事?”

林君复道:“昨天,两广总督突然下令,把新军士兵步枪的枪栓全卸下去了,好像是敌人闯到了什么风声。”

黄兴说:“这太糟了。新军里本来就少枪弹,现在连枪机也没有了,怎么打仗?”

这时林觉民、黄扶庸也气喘吁吁地进来。林觉民报告,天字码头那里,开进来很多长头蓝布篷船,上面坐满了从外地调来的清兵,经打听,是陆路提督秦炳直所部。看来党人要起义的消息泄露出去了。

“肯定是这样。”黄兴说,“起义准备都已就绪,如在弦上,不能不发,这一下把我们的阵脚全打乱了。”

黄扶庸道:“如果冒险发动,必自投罗网,已经很难取胜了。这情景和十五年前的广州起义一模一样。”

林觉民制止她说下去:“你不要扰乱军心啊!”

黄兴说:“我们内部一定出了叛徒。”

黄扶庸说:“再考虑一下吧。”

黄兴久久陷于沉思,不好决断。

就在这时一队如狼似虎的清兵跑步来到三眼井,迅速包围了院子,清兵

冲人。

不一会，敌人抬着从地窖里起出来的大批枪支、弹药。

恰巧这时喻培伦和几个人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到三眼井来，一见此情景，付了车钱，马上溜走。

清兵从黄包车上搬下喻培伦扔下的木箱，撬开一看，全是炸药。

喻培伦哪还敢进去，转身往小东营总部跑。

喻培伦跑来向黄兴报告：三眼井和始平书院里藏的枪支全叫清兵搜去了，肯定出了奸细。

黄兴说：“方才赵声、朱执信、陈炯明、胡毅生部派代表来见我了，大家都感到没把握，主张延期，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”

黄扶庸说：“那就下命令吧。再晚了，香港的同志就都上来了。”

黄兴一跺脚，说：“改期。林君复，你马上到各部去传令，各部迅速解散，以免遭到搜捕，至于什么时候起义，另行通告。”

林君复领命出去了。

黄兴又对喻培伦说：“你去发电报，叫香港同志不要到广州来。”

“电文怎么写？”喻培伦问。

黄兴说：“省城流行急性瘟疫，儿女切勿回家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喻培伦飞跑而去。

2

一些好事的朋友真的给林君复和肖世冰布置了一间新房，把假嫁妆全都摆了出来，红烛、红帐子、红喜字，真的成了很像样的洞房。

林君复巴不得弄假成真，有这么多人参加婚礼，还不是荣耀的事吗？先时肖世冰不干，挡不住众人来劝，连林君复的妹妹们也十分赞成，她才不说什么了。

但是，他们等了很久，也没有人来闹洞房，他们被冷落在新房里，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肖世冰依偎在林君复怀中,说:“弄假成真了,我爹妈知道了,还不得气晕了!”

林君复说:“这多浪漫啊。”

“都是你,”肖世冰说,“非让我扮新娘,你干嘛不让你表妹黄文干扮新娘啊?你是存心。”

林君复说:“若那样,我的新娘可不是你了,黄兴一样指名错配鸳鸯,你不哭鼻子才怪呢。”

“你这人脸皮真厚!”肖世冰打了他一拳。

林君复吻着她的鬓发说:“明早晨我送你回去,广州马上要炮火连天了,你不能呆在这。”

肖世冰说:“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林君复说:“我上战场。”

“我也上。”肖世冰说。

“你一个女孩不方便。”林君复说。

肖世冰道:“我都看见了,你们的指挥所里有好几个女的呢,别人行,我为什么不行?”

林君复说:“人家本来是革命党啊。”

“别人能是我不能是?”肖世冰反驳。

“那你也不能稀里糊涂地革命啊!”林君复说,“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起义?”

“我用不着知道那么多,”肖世冰说,“你干的事、错不了。”

林君复笑着搂紧了她,说:“我的好新娘,我总得让你上战场前知道你在为什么而战啊!”

肖世冰咯咯地乐起来。

林君复要去吹蜡烛,肖世冰捂住他的嘴:“你吹蜡干什么?”

林君复吻着她,说:“我希望今天晚上……你能怀上我的孩子,万一明天我在战场上战死了,我也有了继承人了。”

“你好坏呀,说什么呢!”她双手蒙住脸。

“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
肖世冰说:“那,若是我死了呢?谁给你生遗腹子?”

“不能，你不能死……”林君复又搂紧了她。

3

坐在椅子上打盹的黄扶庸睁开眼看看桌上的闹钟，说：“都十一点了，只差几个钟头就要行动了，你不抓紧时间打个盹，写什么呢？”

林觉民说：“我根本不可能睡着。你方才倒睡着了，你真行啊，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，临阵不乱，我这心里砰砰直跳。”

黄扶庸说：“冲锋的时候你跟着我就行了，子弹打不着你。”

林觉民把写好的手帕折叠起来，笑道：“子弹又不认识你。”

“算命的说我是战神，还有旺夫的相。”她嘻嘻地笑着说。

“什么叫旺夫？”林觉民问。

黄扶庸说：“谁娶了我，步步交好运啊。”

林觉民道：“可惜了，我没这个福气。”正说到这里，喻培伦探进头来：“林觉民，黄总司令叫你。”

林觉民把手帕放到信封里，放到了桌上，匆匆出去。

黄扶庸无意间瞥了一眼信封，她的脸色顿时变了，信皮上写着“给爱妻陈意映的绝笔”。

她从信封里拿出手帕绝命书，只见上面写道：意映卿卿如晤：我今以此书与你永别。我写此信时尚是世中人，你看此信时，我已是阴间一鬼。我写信时，珠泪和笔墨齐下，我爱你，更爱我的祖国，我为大义而不顾私情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不是不珍惜爱情和生活，我于悲啼之余也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亦乐牺牲吾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，请你不要悲伤，我与你并肩携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语，何情不诉，乃今思之，空余泪痕……黄扶庸看不下去了，眼里满是泪水。

她听见外面有脚步声，赶忙把遗书原样放好，来不及擦于眼泪，林觉民进来，看了看她的眼睛，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怎么。”黄扶庸动情地说，“觉民，我心里好酸，我希望战死的是我，而

不是你，你不能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林觉良说，“你不是打不死的战神吗？我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了。”

黄扶庸说：“你要活着，你有人惦念，有人在等你归去，而我、一无牵挂，我也想留封遗书，可我不知写给谁……”

林觉民看了看自己的遗书，明白她已看过，就说：“不用写了，你要说的，我都知道，不写，也在我心里呢。”

黄扶庸带着泪水笑了：“那我这一生没有白活……”

林觉民说：“准备走吧，行动又要提前了，在小东营五号集合。”他拿起了武器。

“你的绝命书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呀。”黄扶庸说。

“已经没有时间了。”林觉民把遗书放到了上衣口袋里，扣上了扣子，拍了拍，说：“我死了别人也会发现它。如果我死了你活着，你代我送给她。”

黄扶庸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4

历史会记住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个悲壮的日子，小东营五号为沉重与庄严的气氛所笼罩。

院里院外已经集合了一百多人，人人臂缠白布，手持武器。

黄扶庸带人扛来一筐大饼，每人发一个，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。

朱执信和谭人凤来了，一见这情景愣了，朱执信问：“马上要起义？不是延期了吗？”

黄兴说：“刻不容缓，我只能背水一战了。”

朱执信身穿长衫，毫无准备，听了黄兴的话，对黄扶庸说：“给我找把剪子来。”

黄扶庸不知他要干什么，还是递过剪子，朱执信把长衫剪去了半截。

黄扶庸笑道：“这成了什么装束！”

朱执信对黄兴说：“发我一支枪吧。”

林君复扔给他一条长枪。

谭人凤说：“香港同志肯定来不及赶到了，这里人大少了，不是飞蛾扑火吗？还是再延期几天吧，”

黄兴顿足道：“老先生，你别在这乱我军心好不好？”

谭人凤说：“好，好，我不乱你军心。既如此，也发给我一条枪吧。”

黄兴说：“你老先生算了吧！我带的这一路是决死队，你不行。”

谭人凤火了：“这叫什么话？你们不怕死，就我的命值钱吗？”

说着伸手去夺黄兴的枪。

“你会放枪吗？”黄扶庸在一旁说，“用不用我来教你？”

“你小瞧人！”谭人凤行枪在手，左摆弄右摆弄不知怎样击发，忽然，他弄走火了，当地一枪，吓了众人一跳，打掉了黄扶庸头上的军帽。

黄兴一把夺回枪：“算了吧，老先生，我可没功夫跟你开玩笑。”他不容分说地叫：“来人，把他送到陈炯明家去。”

上来几个人硬把谭人凤拖走了，不管他怎样挣扎喊叫都没有用。

螺号吹响了，小东营五号大门冲开，碧血横飞、浩气冲天的广州起义打响了。

黄兴手使双枪，冲在队伍最前面。

喻培伦脖子上吊一个柳条筐，筐里全是土造炸弹，他一路冲一路投掷。

呐喊声、枪声震荡着广州城。

林君复在冲锋、射击，肖世冰紧紧跟在他身旁。

肖世冰毕竟是个没见过大阵势的女孩子，平日听见爆竹响都要捂耳朵。此时弹片横飞，不时地看见有人流血，方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人，一刹那间中弹倒地，身子抽搐几下便伸腿不动了，她怕得不得了，不时地尖叫一声，不得不拖着林君复的胳膊侧着身子往前乱奔，那样子像是在海边迎着暴风雨跑一样。

“别怕，别怕！”林君复每放一枪，都要回过头来安慰她一句，他十分后悔，悔不该把她带到战场上来。

他们已经冲到了一个巷子口了，林君复心一横用力一推，把肖世冰推倒

在一户人家的小门楼底下，自己大步向前跑了。

肖世冰爬起来，又拼命追上了他，哭着说：“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……我不害怕了还不行吗？”

林君复又心软了，他倚着牌坊的柱子打了几枪，说：“那你跟上我！”随手给了她一个炸弹，告诉她怎样投掷。

枪声越来越烈，清兵叫喊着从四面包围上来，肖世冰反倒不像方才那么害怕了，只是她仍是寸步不离地跟定林君复，好像跟上他，枪弹就打不中似的。

他们冲破了清兵的阻击，渐渐接近两广总督衙门了，这里是黄兴拟定的主攻目标。

血肉横飞，弹雨密集。总督衙门成了战场。总督衙门的守卫清兵仓促应战，好多人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尸横门前了。

真正有抵抗力的是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增援部队，他们从后门进入总督衙门，占了房顶、高墙等制高点，居高临下向外射击。

黄兴他们暂时被迫向后撤了一条街，又与清兵管带金振邦的百余人遭遇。

林觉民悄悄从民宅迂回过去，爬上房顶，居高投弹，一下子就命中了金振邦，胳膊腿全炸上了半空。

黄兴趁乱又挥师再次攻近总督衙门。

奇怪的是总督衙门里的抵抗弱下来，李准的队伍已不知去向。

当敢死队冲入大院时，发现房间和院子空无一人。

林觉民跑出来向黄兴报告：“我们上当了，总督衙门空无一人。”

林文分析可能是李准的空城计，黄兴认为有理，一边叫人放了一把火，一边命令迅速撤出。

刚出了总督府，对面开来一队清军巡防营的兵，林文知道他们在巡防营里是有根基的，而且是参与起义的一支力量，他误以为是巡防营如约来支援敢死队了，就走上去，用暗号联络，他刚喊了一声“共和”，对方叭的一枪，林文中弹倒地。

黄兴见上了当，马上组织火力抗击，同时下令，让喻培伦掩护，把受伤的

林文背下来。

一阵弹雨泼过去，压住了敌人，双方交火僵持着。喻培伦不断地从筐里往外甩炸弹。

林觉民、黄扶庸匍匐着爬过去，林文已经牺牲了。

伏在地上的黄兴说：“陈炯明为什么不行动，这个混蛋！”

喻培伦说：“只能指望新军来接应了。”

黄兴对身边的徐维扬说：“你带四十人出去，去攻打小北门，接应新军入城。”

徐维扬答应后，带四十多人从侧面巷子冲了出去。

这时，从右翼又攻上来一大批清兵，打得革命军抬不起头来。

黄兴大叫：“我们去攻大南门，不能在这死守，跟我来，冲啊。”

黄兴跳起来，向前面甩着炸弹。

一阵弹雨泼过来，黄兴手里的枪被打落地上，他右手已断了两指，鲜血淋淋。

黄扶庸过来：“我给你包上！”

“什么时候了！快冲，别管我。”黄兴吼叫。

在冲锋时，朱执信完全不像个文弱书生，奋勇向前，忽然，被子弹击中了左肩，鲜血喷涌，喻培伦过来拖起他奔跑。

敌人从三面压过来，革命军顽强抵抗。

林君复的子弹打光了，他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支清兵扔掉的枪，他爬过去想拣来。

他刚接近目标，肖世冰猛然看见一个清兵正躲在牌楼后向丈夫瞄准。这一刹那，她把丈夫死死地压在了身下，几乎同时，枪响了，击中了肖世冰后背，血汨汨地流淌着。

林君复痛苦地大叫一声：“世冰！”紧紧地抱住她，她脸色苍白，已经再也不能睁开眼睛了。

林君复从她身上解下一颗炸弹，呀呀叫着掷过去，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。

敌人又冲上来，黄兴叫：“我们冲到观音山去，进攻观音山。”

队伍立刻遭到拦击，十几个同志相继倒下，队伍已经达散了。

5

起义延期的命令到达香港后，胡汉民已经解散了队伍，可是不久又得到消息，说黄兴又改了主意，要破釜沉舟地决一死战。

胡汉民马上找赵声商议，不能让黄兴的决死队孤军奋战。现召集队伍已很仓促，赵声说有多少算多少吧。

赵声、胡汉民很快集合好了二百多人的队伍，赵声说：“既然黄兴决定干，我们马上乘夜轮赶往广州。”

胡汉民：“船已安排好了。”

赵声下令：“跑步前进。”

全副武装的革命军跑步离开了总部。

这时黄兴的决死队伤亡已相当惨重，但他们仍没有放松攻击。

林觉民、喻培伦、熊克武、黄扶勇、林君复等三十多人仍在强攻，攻到半山腰时，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，不得不又一次撤到山底下。

敌人发起了反冲锋，革命军已无还击之力，林觉民大叫：“没子弹了。”

很多人手上握着的都已是空枪。

黄兴只好下令分头突围。

黄兴先时是和熊克武几个人一起撤的，在经过二沙头时，一股敌人把他们都冲散了，黄兴的伤手仍在不住地流血。

他忽然记起，在广州当联络员的一个叫徐宗汉的姑娘家住附近。说起徐宗汉，他们还有一段故事呢。徐宗汉受孙中山之托，给黄兴介绍个女人，这么大年龄了仍是孤身一人，他本人又没时间考虑婚事。徐宗汉接受任务后，认真地寻访、相看，最后在几个人选中确定了一个她认为品貌双全的人，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。却不料见面时，黄兴不肯让介绍人离开半步，每当徐宗汉借故要奏凯，给他们留下深谈机会时，黄兴总是又急又窘，甚至也要一走了之。

结果第一次约会成了三人谈，自然是谈不出什么名堂。后来徐宗汉约黄兴第二次与那女士见面时，黄兴竟然说，我跟你谈也是一样，你再转告她好了。这叫什么话！徐宗汉哭笑不得，这样拖了一年多，黄兴总是漂泊不定，后来她接到黄兴从日本的一封来信，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那个女人，反而提出要找一品貌、性情都与徐宗汉一样的人。

徐宗汉说：“这像你黄兴说的话吗？要去香港，也是我送你去。”

黄兴说：“我说着玩的，你别认真。我真不想走，在你家呆几天多好，你又不让。”

望着黄兴那充满真情的眼睛，徐宗汉的心动了一下，她红了脸，说：“这里不安全，等事后……你来住多久都行。”

黄兴的心跳加快了，这是在危难之时徐宗汉给了他一个爱的信号，他真想上去拥抱她，可一听到市区零星的枪声，他这种冲动立刻消失了。

黄兴说：“也不知敢死队怎么样了？你去打听打听。”

天亮以后，徐宗汉出去了，大半天才回来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她说，牺牲的同志有几十位，从越秀山麓到双门底，死难烈士还都摆在那里呢，没人敢收尸，另外有好多人被捕了，听说要当众正法。

黄兴内心里充满了自责和内疚，他恨自己没能与烈士们同死。

黄兴泪流满面，让她去找平民报的潘老先生，他也是同盟会员，他有办法，无论如何不能让烈士暴尸街头。

6

赵声和胡汉民率领的援军是四月二十八号凌晨抵达广州城门外的，那时广州城里的枪炮声已经渐渐稀落下来，此时正有大批来援的清兵水陆并进开进广州。赵声料定黄兴已经失败了，正在犹豫，黄扶庸衣衫不整，来到了胡汉民面前。

“黄扶庸，城里怎么样了？我们来晚了吗？”胡汉民问。

黄扶庸说：“晚了，晚了，同志们大多都战死了。”

赵声问：“黄兴在哪？”

“打散了，知道了。”她说。

“就你一个人出来了么？”胡汉民又问。

黄扶府说：“林觉民、喻培伦他们都落入了敌手。你们快撤吧，进去也是送死。”

赵声与胡汉民相顾默然。胡汉民说：“撤吧。”

但黄扶府并没有随赵声、胡汉民走，她惦记着林觉民，不知他是死是活，便又回到了城里，她已不顾忌有什么危险了。

林觉民是受伤被俘了，一起被俘的还有方声洞、喻培伦等人，他们分别被绑在总督衙门外的几根旗杆上。

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等人在亲自审讯。

李准道：“你们造反造到今日下场，是罪有应得吧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”

林觉民大声道：“要杀便杀，罗嗦什么！我们这些人，本来都是抱着必死决心来同你们殊死决战的。睁开眼睛看看吧，当今的中国成了人间地狱，中国再不自强，就要沦为奴隶了，你们这些鱼肉百姓的贪官，你们是不懂得什么叫大义的，我为中国的富强而献身，我死也瞑目。”

“打倒满清！”喻培伦高呼，“学说是杀不了的，革命更是杀不了的！革命万岁！”

同伴们一齐高呼口号。

李准和审判席上的张鸣岐等官吓得六神无主，李准不断他说：“成全了他们吧，成全了他们吧……”

就这样，不用审问，志士们就被押上了刑车，长长一大溜，每人背后插着勾了红杠的招子，由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清兵监押着向红花冈行进。沿途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滚雪球一样，最后形成了人的河流，像是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送行的队伍，志士们个个临危不惧，激昂的口号声一直不断。

红花冈下万头攒动，清兵如临大敌，三十一位被捕的革命志士被押到了刑场上。

李准坐在监斩台上监斩。

林觉民在高叫：“父老乡亲们，我们不是叛党，我们是革命军，是为了打倒满清政府，建立人人幸福的共和国，才流血牺牲的。”

喻培伦也大喊：“我们倒下去，会有千千万万个革命者站出来，革命者是杀不完的。”

林觉民、方声洞高呼：“共和万岁！”

三十一个人同时高呼：“共和万岁！”

围观者无不感动。

号炮连天，刀斧手举着步枪向刑场走来，口号声更加震天响了。

在这瞬间，林觉民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黄扶庸，他不觉一阵心酸，想起了她对自己的一片真情，也想起了自己还藏在衣袋里的写给妻子陈意映的绝笔信，他忍不住高喊：“别难过，人终有一死的！告诉我的家人，我为理想真理而献身，值得！”

黄扶庸已经泪眼模糊了，她看到了上百条枪举了起来，上百个黑洞洞的枪口……她一阵阵眩晕，天在转，地在转，乾坤都颠倒了。

她不知道刑场的人群是什么时候散去的，星星是什么时候缀上夜空的。

好静啊，刑场也像沉入了梦乡。

月光下，一排排烈士的遗体摆列在山下。

黄扶庸走来。

清兵用枪拦住了她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看看我的哥哥，”黄扶庸说，“是不是连我一起杀掉啊？”

清兵退缩了，让开了路。

黄扶庸在尸体中间走着，她来到了林觉民遗体前。黄扶庸蹲下身去，替他擦去脸上的血污，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他那没有血色的脸。

她的目光停在他上衣口袋处，她伸手掏出了林觉民那封遗书。她的手抖着，欲哭无泪。

这是他写给妻子的遗书，也是写给自己的遗书。黄扶庸一直这样以为。她坐在林觉民身旁，在用心和他对话。她觉得他听得到，这是男人与女人的交流，天上与人间的交流，生与死的交流啊。

第二十章

1

平民报的主笔潘达微是广州地面上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，历任地方长官督抚道台们履新时，都有拜望本乡著名乡绅的规矩，潘达微总是有这份殊荣的。

黄兴指示徐宗汉请他出面来料理烈士的后事。当然是找对人了，他有面子，连官府也会让他三分。

潘达微带着徐宗汉、黄扶庸首先来到广仁善堂，这是一家有名的慈善机构。

善董徐树堂接待了他们。

潘达微说：“在下潘达微来打扰徐善董了。”

徐树堂说：“快请坐，我久仰大名，你是为民请命的主笔呀。”

潘达微说：“烈士们暴尸街头，我不敢坐。”

善董徐树堂道：“先生是为掩埋这些人而来？”

徐宗汉说：“请善堂做善事。”

徐树堂十分为难：“这个……”

潘达微说：“你知道这些捐躯者都是什么人吗？他们是孙中山先生的门徒，都是立志报国的义士。他们为国捐躯，真诚为民谋福，他们和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，我们怎能忍心把他们草草埋葬呢？”他说得声泪俱下，老泪纵横。

徐宗汉告诉他，方便医院总理陈惠普先生已经答应出资买棺材了，现请广仁善堂能成全。

徐树堂很受感动，他说：“我也顾不了官府说三道四了，这样吧，我把城东红花冈一段地拨给你，作为七十二烈士的墓地。”

潘达微跪了下去，徐宗汉和黄扶庸也跪了下去。潘达微说：“我替七十二烈士的亡灵谢谢广仁善堂，谢谢徐善董。”

徐树堂双手扶起潘老先生，说：“你们真是感天地位鬼神啊。”

烈士们下葬那天，潘达微先生动员了几个慈善堂的人出面，将烈士一个个盛殓起来，有的烈士几个人捆在一起。需用铁锯把铁链子锯开。

那是个阴云低垂的日子，下葬工作进行了五个小时，徐宗汉和黄扶庸一直在场，为每位烈士洗去污血，她们的泪水都哭干了。

在微风中，潘达微举目四望，对红花冈一带的地势很满意，他说：“这些仁人志士，个个都是做霜的菊花，高贵而崇高，红花冈莫不如改叫黄花岗，岂不更好！”

黄花岗的名字就这样与烈士们一样不朽了。

2

埋葬了烈士，黄扶庸到香港总部告了假，坐船到汕头，再取陆路北行，她要到林觉民的老家福建闽侯县去了却她的、也是林觉民的最后一个心愿。

林觉民的家在闽侯县的城郊，周围全是甘蔗林和荔枝树，此时正是荔枝压满枝头红得诱人的季节，乡村里好静。黄扶庸走着、思忖着、想象着林觉民曾经怎样生活在这安静的小城，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仿佛有感情。

黄扶庸一路打听，来到林宅门外。

她正犹豫着，听院里有人说话，她站在院外听着。

一个老女人的声音：“你都快生了，觉民还不回来。”

回答的显然是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：“妈，他把儿子的名字都起好了，叫继志，他说他无论走的多远，在世界的哪个地方，儿子降生时的啼哭声他都能听见。”

娘的声音：“你呀，你就宠着他满天飞吧，扔下你守空房。”

陈意映的声音：“他会回来的，他说，等孩子降生了，他来接我们娘俩……”

黄扶庸在门外听得泪洒衣襟，她实在没有勇气进去了，她掏出林觉民的